



还有，对未来的渴望。

余溪和巩羽都是电诈回国服刑人员，一个曾在缅甸，一个曾在菲律宾。曾几何时，他们以为自己永远回不了家。现在，他们用自己的遭遇告诫所有年轻人：

“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世上没有后悔药。”

自“王星事件”后，人们发现，除了缅甸电诈外，在柬埔寨、菲律宾等国，也有大量成规模的电诈团体。甚至，在东南亚之外，电诈团伙还在源源不断地开发“新园区”。中东的迪拜、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，都是他们的目的地。

朋友 50 万元把我卖了 园区四周全是持枪的人

余溪和巩羽所在的监区是一幢四层监舍楼，一个房间约 10 到 12 人，和他们一同入狱的还有十余名电信诈骗服刑人员。尽管需要几年的改造，但相比在电诈园区的“如履薄冰”，两人都表示，心理上更有安全感。

《新民周刊》了解到，根据近几年监区收押的罪犯情况看，前些年主要集中在信用卡诈骗，包括套路贷、合同贷款诈骗等，近年来电信诈骗数量明显激增。

这些电信诈骗回国服刑人员，有的是受到同乡、熟人的邀

约，有的看到网络信息之后，主动联系，也有人是被高薪招聘等虚假信息蒙骗，其中，不乏有人明知前往缅甸、菲律宾等地是从事违法行为，仍自愿前往的。也有开始被蒙骗，最后自愿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。

余溪是怀着暴富梦想前往缅甸的。2020 年，他只有 20 岁，年轻人有冲劲，敢闯敢拼。在朋友推荐下，听说缅甸做客服可以拿到 3 万元到 4 万元的月薪，两人便踏上了飞往云南的飞机。“到了之后有人接上他们，翻越边境线，在酒店住了两天后，就去园区上班了。”

余溪在缅甸万豪园区工作，开始说做满四五个月，不想干可以随时走。但真正想走时却走不了了。朋友告诉余溪，如果要去，必须赔钱给园区，按照赔付点数计算约 20 万元。解决办法是要么在这里继续打工还钱，要么打电话给家人缴纳高昂的赎金。

看到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挨打关小黑屋，余溪害怕了。那天，他看到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，左腿骨头被打得裸露在外面，一瘸一拐。即便知道是诈骗，余溪也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继续工作。后来余溪因为业绩不好，又辗转被卖到 CBD 园区。

巩羽不是自愿入局的那批人，但最终也参与了非法电诈活动。2020 年前往菲律宾是去旅

游，因为疫情滞留在那里，刚开始他主要靠做外汇兑换、代购养活自己。但随着身边的圈子越来越混杂，巩羽沦为朋友的敛财工具——“猪仔”，被以 50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位于菲律宾帕赛市的阳光电诈园区。

朋友约巩羽出去玩那天，对方说派车来接他，巩羽毫无防备，匆匆下了楼。楼下停着一辆商务车，朋友招呼他上车后，巩羽顿觉情况不妙。“后排坐了两个菲律宾人，上来就把车门锁了，三个人没收了我的手机，我一看那形势，就知道自己被绑架了，逃也逃不掉。”

巩羽的住所在菲律宾马卡蒂市，距离阳光电诈园区所在地帕赛市不远，车程不到一个小时。据巩羽描述，园区有一幢七层办公大楼，楼内吃住玩办公，应有尽有，工位、走廊、房间、办公室等摄像头监控无处不在。围墙上是电网，四周是持枪的安保，整个园区日夜高效率运转。

朋友将巩羽移交给园区“后勤”，收取对方 50 万元后离开，而这 50 万元将由巩羽在园区工作赚钱来抵债。任何一个进入园区的人，都需要办理一系列严格手续。比如，没收护照、手机是基本操作，物业还会让他拍摄一个视频，说明自己是自愿加入园区，且园区未存在暴力行为。

园区像一个被层层包围的孤



扫码观看
独家精彩视频（上）